

求偶手法 cheap

Krafnhildur Georgsdottir，冰島人，二十五歲，來香港一年半，在電訊公司工作。

「香港男人的求偶方法，十分之 cheap，跟他去酒吧飲杯酒，就扮晒嘢數身家，說自己『喺邊度邊度有層樓』、『屋企做乜乜物物生意』，喂，佢有無樓關我鬼事，我自己一樣可以買樓，闖一番事業。」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香港的男人，要北上搵女人。」

鬼妹看港男



郭賽蘭，美國人，三十二歲，來香港十年，現職市場顧問。

「我正在中文大學唸中文，天天跟香港男人打交道，我覺得香港男人十分金錢掛帥。看報紙就看財經版，一坐低就睇股票機。頭一次見面便問人『住在哪裡』、『房子有多大』、『做什麼職位』、『衣服是什麼牌子』。自信心全建築在『有幾多架車』、『有幾大間屋』、『有幾多件名牌』上。」

「他們不做義工，陳方安生辭職他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咪少咗好多退休金？』他們只知道有個人叫李嘉誠，卻不知道誰是叔本華（Schopenhauer，德國哲學家，唯意志論的始創人）。」

香港的男人愈來愈處於下風。在政界，陳方安生的受歡迎程度，遠比董建華高；在學界，女生的入大學率又比男生好；在商界，大小公司新聘回來的接班人，一樣是女比男多。

我們日日照鏡，認為自己無乜問題，但為何別人總覺得我們不知所謂？

情愛上，由於相對經濟優勢，還受千萬祖國南北佳麗支持；工作呢？莫非就此結巴巴看着飯碗一個個俾女人搶光，然後被迫北上搵工，然後最終連祖國的美女也拒絕我們做老公？

現代人都愛講世界化、全球化，就讓我們平心靜氣聽聽來自不同國度的女士說說我們出了什麼問題吧。



瘦弱過女仔

Jasmine Hofmann 瑞士人，十四歲
來香港兩年，在國際學校唸第十班。

「香港啲男仔，仲瘦過啲女仔，唔打波、唔游水，得閒就匿喺屋企打機打到發羊吊。瘦也罷，還要穿緊身衫、緊身褲，似十足個女人。我試過在港島香格里拉大堂，見到個二十幾歲少年，一身花恤衫、貼身皮褲、及肩長髮，我截停佢問：『小姐，中菜廳點去？』佢碌大眼望住我，我先知闖禍，原來佢有喉核。」
「雖說男女平等，也不是這樣的吧。」



尊重老人家

Lilian Caylor (圖右) 蘇格蘭人，六十三歲
來香港兩個月，是一位遊客。

「我覺得香港男人好尊重老人家，好像我從愉景灣出中環，又或者從中環去石澳、赤柱，一定有香港男仔讓座給我，又叫我教他們講英文。我退休很多年了，也懷疑過自己這副老骨頭的價值，但現在沒有了，香港男人令我覺得自己好重要，仍然好有價值，我覺得香港男人非常可愛。」

經常黑口黑面

Joan Cairns 英國人，三十五歲，來香港六年
現在全職照顧三個孩子。

「我覺得香港男人無厘笑容，經常口黑面黑，諸多埋怨，彷彿全世界都欠了他們般。看看那些駕車的男人便知了，動不動便響號，說粗言穢語。就連大會堂叫證婚人簽名那個職員，一樣苦埋口面，人哋辦喜事，佢做乜搞到個樣好似辦喪事。」

「哈，你們的香港女人給男士們吃了什麼，搞到他們咁火爆？」



Diane Stormont 蘇格蘭人，來香港二十三年，前路透社香港分社主管，現任網站董事。

「香港男人是個大BB，細個依賴阿媽，大個依賴老婆。」
「我有個三十幾歲的朋友，結了婚也不懂照顧自己、不懂揀屋、不會傾契約、不曉選傢具，問他將來如何養兒育女，他說：『唔知呀，等老婆搞啦。』」
「他們最叻出風頭，食飯就搶着埋單，花光花盡，即伸大手板問老婆攤零用錢。穿過嘅衣服鞋襪，永遠廳一隻、房一隻，覺得是小事，只關老婆事。還很自以為是，認為自己是幹大事，但環顧今日香港，入學、求職，都是女人較為本事。」
「為什麼你們的香港父母用同一方式養子女，結果男的不濟事、女的卻愈來愈本事？」



這裡的男人不懂愛

Shikharu Poshu (圖中) 美籍印度人 三十五歲
來香港一年，現職模特兒。

「香港男人不懂愛，他們不會跟伴侶商量事情，他的決定，是最終決定，哪兒有金，他要犧牲全家搬去那兒淘金。他的生命，是工作。拍拖，因為想『解決需要』；結婚，因為人人都結婚，所以他也要結婚。不是為愛，是為保存面子。工作時她給他電話，會被『醒』以『四字真言』，他肯在公眾場合跟她手牽手，因為他做錯了事要出庭。」

「我會不會揀香港人做男朋友？我想我還有很多選擇。」

總之好失禮

Florence Geisel (圖中) 瑞典人
十八歲，來香港六年，現在是預科學生。

「香港男人好失禮，同女仔講嘢永遠望住佢個胸。有金髮女郎行過，他們遠遠也定神看，跟他們說話他們什麼也聽不到。李雲迪演奏會他們以為去rave party，別人晚禮服赴會，他們T恤、牛仔褲入場。別人拍掌表支持，他們拼命在尖叫。」

「在外交官員面前這樣，你說多失禮。要搞好香港形象，不單要清潔香港，還要清潔一下香港男人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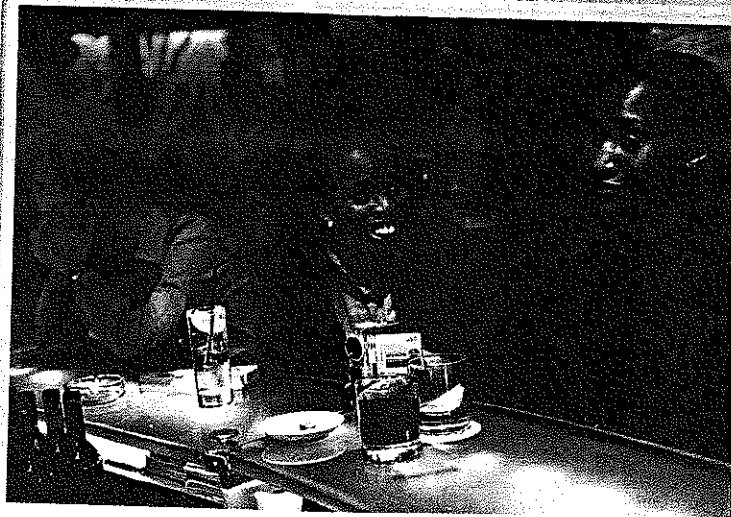
放不下面具

Angela (圖中) 尼日利亞人 三十八歲
來港兩年，在荷蘭銀行做分析員。

「香港男人很拘謹，下了班仍不捨得丟掉他的面具。周年聚餐、宣傳晚宴，『一碌葛』企喺度的，一定是香港男人。」

「上個月，我出席 Franck Muller 一個宣傳活動，銀行界、律師界的鬼佬都拋掉西裝狂歌熱舞，香港男人仍然手執香檳『棟晒喺度』，愈高級、愈『正襟危企』。」

「香港男人怕什麼，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包袱。」





衣冠楚楚識打扮

Sarah Curro (圖左) 奧地利人
二十七歲，來香港三年半
現職「香港管弦樂團」小提琴手

「由於工作關係，我接觸到嘅，都是衣冠楚楚的男生。我樂團有個外國回來的香港男生，表演時一定穿『踢死兔』，平日練習，也是 smart casual，Lavin 恤衫襯 Tiffany 袖口鈕，配 Armani 西褲，衣著又靚又講究。」

「我住半山，出入多是置地廣場、太古廣場，午飯多在鏞記，晚餐在 Va Bene 一類的餐廳，我看到的港男，都是西裝筆挺、皮鞋『立立令』，沒有褲頭抽上心口，領帶皺如沙皮狗。」

「所以，我覺得香港嘅男生，裝扮得好靚仔。」



Felia Reil 德國人
十九歲，來香港一年，德瑞學生。

成目認住壯陽

「沒有一個國家的男人會像香港男人那樣喜歡以殺牲壯陽。殺老虎，就為了那條虎鞭，殺蟒蛇，就為了那個蛇膽，愈稀有的動物，他們愈吃得瘋狂。熊掌、貓頭鷹、穿山甲……樣樣都話壯陽，小動物他們也不保護，又怎期望他們會保護女人？」

Victoria Bishop (圖右) 英國人，十六歲，來香港兩年，現在西島國際學校修第十二班。

「香港男人無厘醒目，話佢，佢怨你話佢；唔話佢，佢自己又唔識做。」

「吃完飯，他一定在大庭廣眾面前挑牙，個個為之側目，但他仍然繼續。整間餐廳的人都輕聲說話，唯獨他沉醉在大聲講話。你愈鄙視，他愈興奮。每日早上七時，總有幾個地盤工友蹲在地鐵車廂，其他乘客眼望望，不過佢哋若無其事。要職員當面制止，他們才死死氣停止。」

「這就是香港男人，永遠不醒覺，你不當面話他，他不曾停止犯錯，但話了，又不等於他下次會改過。」

乜都好猴急

Geetha Derera 斯里蘭卡人
二十九歲，來香港五年，任餐廳侍應。

「香港男人好猴急，落完 order 他期望食物即刻來到，湯水熱燙燙，他灼到兩唇通紅都堅持立即喝。有話想說，他連吞食物的時間都嫌長，銜着一嘴食物也要說過嘶哩沙啦。追女仔追兩三個月叫做好耐，還未『搞掂』他會立刻轉軚。『六慾』降臨他要即時解決，從來沒想過有樣東西叫『調情』。」

「雖然我還沒有男朋友，但我一定不會揀香港男人做男朋友。」

